



广州文艺百家

潘鹤

潘鹤的雕塑就是造型艺术的诗，是既能扣人心弦，又能让人反复吟诵、警辟深沉的史诗。





横空一鹤惊世界 雕塑凝固此生情

——记著名雕塑家潘鹤

□ 高鹏

广州海珠广场上巍峨雄壮的解放纪念碑，珠海海滩婀娜多姿的渔家姑娘，长崎和平公园祈愿和平的纯真少女，还有凝聚着深圳人民锐意进取精神的开荒牛，选入语文课本、影响几代人的“艰苦岁月”……您或许不知道，在这些享誉世界、形态各异的雕塑作品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作者——潘鹤。潘鹤是一个天才，他几乎无师自通，在雕塑、绘画、书法等领域均取得了成就。“法国罗丹，我们广东有潘鹤。”广东省文联原党组书记蔡时英曾如是评价。潘鹤是个多情人，他对艺术，对人民，对家国，凝聚着无尽大爱，青年时代就写下了“我到人间十七年，满腔愁绪为情牵”的诗句。潘鹤是个乐天派，历尽磨难，不改初心，豁达一生，笑看红尘，病榻上不舍雕塑艺术，九十高龄仍为广州文艺后辈授课讲学。

天才无师法自修 自幼立志名后世

1925年正是革命大潮风起云涌、省港大罢工席卷南粤之时，12月的一天，广州一户人家喜得贵子，孩子诞生时正有一白鹤飞临，发出阵阵鹤鸣。男孩父亲赞道：“真是横空一鹤也，好，就叫他叫潘鹤吧！”潘鹤的爷爷是位老中医，父亲潘铁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代律师，母亲杨秀瑛与革命志士

杨恩、杨章甫、杨匏安是直系亲属，传奇的家世与革命的情结赋予了潘鹤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无拘无束的个性。然而本该充满快乐的童年却被日本侵华打乱，11岁起潘鹤随家人踏上了流亡之路，相继在香港、佛山、澳门等地生活求学。战争的残酷，现实的苦闷，激荡震撼着这颗幼小的心灵，迸射出澎湃的激情，而这激情被他投入了艺术的无限海洋中。潘鹤后来言道，“我做雕塑，不激动是做不出来的。”15岁时潘鹤用一元钱买来粘土，随意摆弄着，须臾竟塑出了自己的像，而且惟妙惟肖。那一晚，他狂喜不已。自从发现自己有玩泥巴的天赋，潘鹤没事就用泥土塑像，众人看后无不惊奇。此外，在水彩、油画、粉彩、素描，甚至诗歌、古文方面，他也一样出手不凡。1942年，经人引荐，潘鹤正式拜师黄少强学习国画，黄师的人品与艺术无不令潘鹤折服，不幸的是，学艺不到六个月，黄师便因病离世。之后，潘鹤对雕塑的兴趣也逐渐超越了绘画。

年轻时的潘鹤自负奇才，特立独行，志向远大，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凡是我希望做好的事情都想凌驾于世界任何人之上……我不愿做一个平凡的时尚艺术家，我要做一个永远发扬于后世的艺术家。”潘鹤的

雕塑可谓无师自通，没有受教于任何一位雕塑家，也许正因如此，反而使得他的艺术想象没有羁绊，艺术天才尽情挥洒，自成一家，与众不同。新中国成立前夕，潘鹤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学院，然而电影《香格里拉》让他打消了去美国的念头，立志解放西藏。1949年广州解放后，潘鹤乘香港至广州的首班火车回到家乡，并报名参军。一个月过后，愿望落空，潘鹤考入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华南人民文艺学院，正式投身革命。

誉满天下谁不识 佳作每由悲愤生

1953年，潘鹤人生中第一件获奖作品《当我长大的时候》诞生，该雕塑作为新中国代表作品被送往瑞士、波兰展出，并得到毛主席观赏，潘鹤由此一举成名。不久另一件作品《艰苦岁月》问世，标志着其艺术创作开始走向成熟。“我本来只是要表现一个很小的范围——琼崖纵队的艰苦生活，后来变成了长征艰苦岁月的表现。现在更是被用来表现解放前的艰苦岁月，意义更加广泛了。”虽然该作品的主题长期被人误读，但一经问世便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影响深远。1956年，年仅30岁的潘鹤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

理事。可惜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政治斗争，让他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潘鹤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将满腔悲愤化作了件件佳作。1960年创作《省港大罢工》，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同年，被调入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任讲师、教研组长；1962年创作《文艺女神》；1965年创作《毛泽东青年时代》；文革期间创作有《白求恩大夫》《大刀进行曲》等名作。文革结束后，潘鹤创作了一座微微昂首、目露鄙夷的鲁迅头像，取名《睬你都傻》，纪念那个荒唐的年代。

改革开放后，潘鹤重回广州美院雕塑系，压抑了十多年的创作热情瞬间爆发，相继创作了《广州解放纪念碑》《珠海渔女》《开荒牛》《和平少女》《和亲》《水来了》等大型城市雕塑，这些作品早已成为广州、珠海、长崎、深圳、呼和浩特、克拉玛依等地的地标。并创作了《孙中山总理》《贺龙魂归故里》《爱因斯坦像》《杨贵妃》《叶挺将军》《六祖惠能坐像》等历史人物雕塑，以其独特的神韵、绝伦的设计，成为雕塑史上的经典。著名雕塑家钱绍武认为，“他（潘鹤）以一个艺术家所特有的洞察能力，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潘鹤的雕塑就是造型艺术的诗，是既能扣人心弦，又



能让人反复吟诵、警辟深沉的史诗。”

痴爱一生传佳话 伉俪情深相偕老

潘鹤一生中，夫人张幼兰和表妹对他影响至深。1938年，13岁的潘鹤在香港亲戚家避难，认识了刚从国外回来的可爱表妹，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渐生情愫，即便后来因战乱分别，也仍互通书信。表妹的鼓励，成了潘鹤艺术创作的最大动力。“我是造物用来开发你的天才的工具。”正如表妹几十年后的信中所说，潘鹤也曾多次表示，如若没有表妹，就没有他今日的成就。后来，双方父母不想他们交往，扣下了他们的书信，潘鹤为寻表妹只身前往澳门，与表妹度过了一段欢乐时光。然而表妹的父母坚决反对这段家境悬殊的感情，潘鹤万念俱灰，差点出家为僧。“当你离去，我才会把爱情小心地，埋成一个墓冢。守卫着，不让任何人玷污。”潘鹤曾以许多诗歌祭奠这段感情，并有意无意间把表妹的形象化作了多件女性雕塑作品中，怎奈造化弄人，终究是一场悲剧。直到48年后，潘鹤偶然间找到了表妹在温哥华的地址，再次提笔写信，并得到表妹回复。潘鹤在信中写道的“曾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是一种幸福，曾经爱过，何必拥有！”后来，两人最终在温哥华重逢。这段感人至深的爱情后来被谱写成歌曲《当重逢如梦》，传唱大江南北。

潘鹤在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学习期间，一次

好几百人上大课，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同学侧面线条清晰迷人，顿时吸引了潘鹤注意。出于艺术家本能，他不觉随手撕下一张纸，拿笔画起了她的侧面速写，画好后，同学争相传看。这名女同学就是张幼兰。土改期间，潘鹤被借调到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辑出版部，恰巧与张幼兰成了同事。由于张幼兰七岁时突发耳聋，导致失聪，工作上需要别人照顾，作为代组长的潘鹤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这个责任，两人因此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竟成就了一段姻缘。张幼兰出身富裕，自幼酷爱艺术，加上性格清澈如水，让潘鹤产生好感。1956年，在梁威林等人的见证下，二人喜结连理，并相伴终身，传为佳话。

历尽磨难童心存 笑看人生真洒脱

“天意欣逢生乱世，书生无力扭乾坤。拟借南疆半壁岳，凝固此生未了情。”潘鹤的艺术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从1925年出生以来，他共经历了16次战乱和38次政治运动，然而人生的种种不幸并没有将潘鹤彻底打败，反而造就了他乐观洒脱的人生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受天磨真好汉，不招人妒是庸才。”1958年文艺整风运动中，潘鹤成为被“帮助”对象，在华南文联大礼堂千人大会上做了几千字的“检查”，“整改”结束后，潘鹤主动请缨全家下放高要农村锻炼。“大跃进”开始，潘鹤又被“借调”回来搞创作，终因积劳成疾，高烧十天不退，险些丧命。“文革”中，潘鹤

被打成十恶不赦的“丹顶毒鹤”，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了学校，而且被红卫兵抄家。“文革”后期，潘鹤因盲肠炎病倒，但由于庸医乱治，病情加重，一年间竟被“开膛破腹”八次。

改革开放后，潘鹤曾创作了多个版本的雕塑《自我完善》，“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一帆风顺的人我看不起，在暴风雨中长大的人我才看得起他”。这或许就是潘鹤人生道路的真实写照。“转眼人间八十年，世风日下钱钱钱。老来方知徒悲愤，能癫就癫过一天。”经历了20世纪诸多风云变幻，晚年的潘鹤愈加豁达洒脱，把所有的爱投入了艺术和对后辈的言传身教中。2006年他因腰疾住院期间，仍以雕塑怡情，创作小头像速塑作品37件，有好友笑言这是他的“床上功夫”。2014年初，年近90岁的他还冒着凛凛寒风与广州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话“艺术与人生”，为广州市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分队授旗，垂范后辈。

投身教坛育桃李 期盼艺术更纯洁

除了潜心雕塑创作外，潘鹤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了雕塑教育上，不仅桃李满园，而且在自己的耳濡目染之下，儿子潘放、潘雷、潘奋、孙子潘泓彰也都醉心雕塑艺术，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世家。上世纪80年代潘鹤提出了“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社会主义国家是城市雕塑的最佳土壤”、“城市雕塑需要民族风格的时代性和

现代风格的民族性”等著名观点。他认为，一个城市有无艺术品的建立，反映出它有无文化，往往一件广场雕塑可以反映出该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雕塑应该与城市建设、园林规划、公共场所美化、纪念地的点睛、旅游地的部署及大型宾馆的‘造景’结合，才能相得益彰，才能发挥它的所长。”

在艺术不断商业化的今天，潘鹤也一直呼吁艺术家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艺术家都成了企业家，没有把艺术当成艺术来对待，而是搞成‘伪术’来忽悠外行人。有些艺术家满脑子的心思都钻到钱里去了，拿起笔就讲钱。如果这么喜欢钱，还不如直接去做生意，何必把自己打扮成艺术家来骗人。”潘鹤认为，艺术家不是不用靠钱来生活，但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每个职业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角色定位和使命，艺术家的使命是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艺术品可以商业化，艺术创作却不能商业化。商业应该为繁荣生产服务，而不是绑架艺术家来为商业服务。“艺术就像爱情，绝对不可以看成是一场交易，而应该用自己的真心去善待。人生虽短，艺术可长。一个人再厉害，在某些职位上最多也只能待三四年。但如果他创作出一件好作品，这件作品却可以流传几百上千年。既然选择了艺术，就应该服从艺术家的使命，终其一生去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



潘放：父亲对我影响很大

□ 里翔

潘放是潘鹤的长子，现为潘鹤雕塑院院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青年宫美术班到九十年代考入中央美院雕塑高研班深造，他一直都是自学并在工作中成才，早在八十年代就在艺术界取得不少的成就，但却为人低调、脚踏实地、潜心而行。几年前，潘放辞去了美术行业的工作，在广州小洲村艺术区开起了雕塑工作室。数十年的艺术生涯里，他践行并创新出线性艺术、绘画性雕塑、雕塑性绘画、干湿泥、纸浆泥技法等开创性思维作品，力求走出一条东方智慧交融于西方文明的个性之道。

在与作者的交谈中，潘放坦言，父亲对他影响很大。在学艺过程中，父亲和许多老一辈艺术家一样，并不会手把手地教他。“父亲怕学艺术不能当饭吃。作为他的儿子，我只能在潜移默化中去领悟，不时也受父亲的开导得到了磨练和升华。也许是基因吧，有一种使命感，不为什么就是喜欢，从此走上了艰辛的求索之路。一直以来我和父亲都有一个梦想，就是重振雕塑与建筑相

融合的辉煌，我们八十年代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建筑组雕已是成功范例。2008年广州美术学院新开了建筑学专业，我儿子作为首届毕业生，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也算了了我们的心愿。”

笔者：您是如何走上艺术之路的？

潘放：我初中的时候在市二十七中学读书，恰好广东画院也在附近，虽然长辈不主张学艺术，但那时候我就萌生了要学一门手艺的念头。当时可以学的东西比较少，那个年代所有年轻人都只能走一条路，就是从事父母所从事的工作，这个宿命使我与艺术结缘而一发不可收。先是临摹父亲或他朋友的画作，渐渐地变成了爱好，学校也让我当宣传委员，出黑板报。考上高中后，业余时间我考上了广州市青年文化宫美术班，这个美术班的学员后来也成为了广东美术界的精英群。高中阶段，我已创作了好几幅美术作品参展。1976年中学毕业后，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市

文化局开办的文艺中专，我是第一期的学生，但当时学校没有校舍，我们被分配在广州市美术工作室（广州画院前身）边读书边工作，跟大师同事去体验生活，直至1983年。这七年间我积累了不少学识并成为年轻的省美协会会员，直到2009年才离开单位。在这几十年里，从绘画到雕塑，从平面设计到广告设计，从装饰设计到展览设计和建筑，我全都学会了。

笔者：您跟父亲的艺术观有什么不同？

潘放：我俩艺术观的核心是共通的，但具体追求和表达因时代而不同。我父亲那代人是在既艰难又幸福的环境下共生的，他们能分配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单位，从事有关艺术方面的工作，虽然经历起伏，但也不用想着靠什么来自求生存。我们这一代则不同，从体制内又到体制外，如果要生活就不易全身心地去做艺术，所以会感到很艰辛，精神压力和生存压力并存，很多人都向生活投降或把艺术当成印币机而迎合。由于极其特殊的原因使我在很长的时光中与雕塑事业无缘，但我追求艺术的使命感每一天都在积蓄能量。当老天给回我机会之时，就像火山爆发压也压不住，短短几年就创作了不少社会公认的好作品。我遵循天、地、人合一的原则，追求真、气、神之道。道法自然，修心养性，启迪自我人生。

笔者：您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潘放：我永远记得父亲的一句话，一个人能否成功，关键是能否有不懈的追求。无论是艺术上的表达，还是技术和感情的吻合，父亲都对我影响很深。父亲的雕塑是有灵魂的，也是有气场的。气场是从内心出来的，慢慢地我也形成了自己的气场。

笔者：您父亲不主张您学艺术，但后来您自学了绘画和雕塑，也到了中央美院深造。当初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潘放：我学艺术是为了追求自由，性格也像似为艺术而生，虽然我读的可说是全国美院明

星班，不少同学如今已是各大美院院长了，我也算是正宗学院派，90年代毕业后就有望回校当教授，但我还是喜欢自由。这反而少了一道紧箍咒，可以海阔天空去创作，比如我独创的线塑作品，用细铁丝塑头像，用自己的判断、用真善美去理解，才有自己的东西。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十年，我觉得一定要亲自动手才会感受到艺术的灵魂。

笔者：从事雕塑创作多年，您认为一件好的雕塑作品有什么标准？

潘放：我觉得好的作品必须能表达作者的内心，能强烈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冲动。透过作品可以看到大气的灵魂，这件作品就算一时不出名不值钱也是好作品，金子迟早会发光的，所以原创作品才是艺术家应该走的路，也是藏家的所求。艺术家必须耐得住寂寞和清贫，积好德行，艺术是需要沉淀的，得到历史认可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笔者：在雕塑艺术研究方面，您也花了很大的心思。

潘放：前几年为了研究雕塑，我辞掉工作，房子也卖了，并深入研究了哲学、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我知道自己积压越久能量会越大，压得越低反弹就越高，再不做想做的事，我会遗憾一生。三十年来面壁感悟，失即是得，我要传承家业担当使命，走出自己的艺术之路。

笔者：您在小洲村艺术区开了雕塑工作室，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想法？

潘放：我觉得做雕塑要树立自己的品格不容易，艺术家要走艺术这条路，一定要做自己想东的东西。这个想法在我心里憋了几十年，而且我也有这方面的追求，在无路可走、无室可归的情况下，只能先放弃一切，在小洲村开了一家雕塑工作室。不做职业艺术家只做自由艺术家，这样我就可以专心从事艺术创作。经过几年的不懈坚持，我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笔者：您和潘鹤老师都是雕塑家，可您的儿子潘泓彰却当上了建筑设计师。

潘放：我儿子从中学起，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慢慢培养了艺术的爱好。其实他也是无师自通的，绘画、雕塑、设计理念都不错，十来岁的时候所做的自塑像已经像模像样。由于我俩有这方面的情结，我就让他报建筑学系。我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毕业后也在思考和践行，研究如何能把建筑和雕塑的思想精神有机融合在一起。

笔者：雕塑与建筑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潘放：两者都是立体造型艺术。在过去的东方和西方，雕塑家、画家同时身兼建筑师的现象很普遍。在文艺复兴时期，像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他们既从事建筑设计，又从事绘画、雕塑。建筑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时刻与之相处。因此，建筑除了实用功能外，其艺术性的高低能对人们的审美产生潜移默化的实质作用，“空即是多”是也，但后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科学化，所以建筑渐渐与艺术分离，今天是时候把它们重新融合了。

笔者：您如何看待雕塑艺术的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潘放：有人说自己只要继承传统可成大家，又有人说只有创新才成大家，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过于极端。就艺术而言，有的人喜欢抄袭前人的作品，就说自己继承了传统，但他充其量只是个“艺术匠”，有点不劳而获的感觉，是对传统的不敬。每一个能被历史铭记的艺术家都具有独创精神，如果他没有创造力，根本不可能放进传统的历史长河之中。传统是用来学习的，而不是用来剽窃的。艺术的至高境界源于创想的力量。一切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留下来的作品就汇成了传统。艺术家之所以称为“家”，是因为只此一家，他能吸收前人的精髓又甘愿放弃他人的倒影，去追求一种自我精神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应该是起点高、艺术性强且与众不同的。而所谓创新也不是任性投机的代名词，没有功力或没有一定深度的思想和创意冲动的所谓创新之作，只能叫垃圾了，如此简单的道理大家都会懂的，因此我认为艺术的核心是创想，不然怎么会叫创作呢？所以说传统与创造是不矛盾的。一个有悟性的艺术家越是经历艰辛越有幸福感，通过艺术创造过程而达至人性追求的最高境界，艺术只有用心去创造才是正道。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建筑组雕——古韵 / 潘鹤、潘放、潘雷、潘奋合作



命运之火(金属线) 潘放



珠海渔女 潘鹤



父亲像(青铜) 潘放

潘家园

潘鹤 著名雕塑大师，兼涉水彩、油画、水粉、书法、水墨画等艺术领域。1940年开始从事艺术创作，至今已逾70载。曾任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全国美协常务理事。现为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广东省美协名誉主席及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汕头大学客座教授。雕塑作品《广州解放纪念碑》《和平少女》《开荒牛》《珠海渔女》《较量》《水来了》等成为所在城市标志性地标，《睬你都傻》《大刀进行曲》《怒吼吧！睡狮》《黄河在咆哮》被北京军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收藏。1956年创作的《艰苦岁月》20世纪50年代被收入全国小学语文课本，沿用至今，影响了几代人。其艺术成就载入前苏联出版的《世界美术史》及中国出版的《中国美术史》。2003年获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终身成就奖”及“广东省文艺领军人物”称号；2009年获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共同颁发的“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中国国家画院授予文艺界首批“院士”；2010年获文化部、建设部共同颁发的“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为表彰其突出贡献，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广州美术学院为其建立了广东美术馆潘鹤雕塑园、潘鹤雕塑艺术园、潘鹤艺术馆和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

张幼兰——潘鹤夫人

著名岭南画派女画家，中国美协会员、广东省美协第一批会员，曾任广东省美协、广东画院专职画家，擅长中国画、连环画，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在南中美术院、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得高剑父、叶永青、关山月、黎雄才等名家垂教。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级美展，并在国际巡展。中国画《小厨师》、《沙田姐妹》曾获“全国聋人美展”一等奖，《走向生涯》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美术作品二等奖。香港公元出版社集有《张幼兰的艺术与人生》一书。

张幼兰谈丈夫和艺术：

潘鹤是一个好人。

人们定论国画是偏重于美的表现，是技巧与写意，而缺乏真实内容，只能为欣赏、为艺术而艺术的产品，所以别称为纯粹的艺术品。这种论调，事实是有根据的。数千年来国画的表现就是这么一套了，但是我觉得定论并不是不可变更的铁则，为什么不能赋予国画真实的内容，使其包括西洋画的真实性，国画的技巧不用于闲情逸意之中，不是不可能的。



全家福



创作中的张幼兰



潘放(右)与父亲潘鹤合影



潘泓彰



潘鹤在指导孙女潘曦创作



潘奋工作照

潘放——潘鹤大儿子

1957年生于广州。民盟成员。1977年考入广州市美术工作室(市画院前身),1994年于中央美术学院首届全国城市雕塑库巴索夫高研班深造。曾任广州市美术公司美术部负责人。现为潘鹤雕塑院院长,中国书画院特聘雕塑家,国家二级美术师,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建筑装饰设计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持有人。作品《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建筑外墙大型石雕群——古韵》荣获六项国内、国际金奖,被誉为建筑与雕塑完美结合的典范;《微笑的马克思》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获奖提名作品展”、“中美雕塑交流展”;《智慧东方——儒》分别被美国、广州雕塑公园永久收藏,并受邀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悲回风——屈原》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另有多件城雕作品矗立于中外各地,作品分别获得各类国际、国内、省级金奖或大奖,并载入《中国雕塑名家》、《中国设计推荐》及《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发展之雕塑篇》等重要艺术典籍之中。

潘放谈父亲: 我的记忆中/三代有点奇/祖辈非艺术/无师能自通//自小受熏陶/成长圣地中/光孝寺/纪念堂/春睡画院/湖边新村/还有美术学院//我与《艰苦岁月》同年/命中与雕塑共生//父说是艺术料不教也成才/他是这样/我有同感/父说艺术是情感的表达、痛苦的象征/他的作品张力大气/可谓是中国之罗丹/史诗般的艺术观贯穿艺术的一生//也许基因之必然/也许传承之责任/艺术要真/不要沽名钓誉的教诲/永远永远激励我的人生。

潘雷——潘鹤二儿子

1960年出生于广州,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1977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作为与陈丹青等同代的“老三届”大学生,也是当时名扬海外的“广州105画室”的其中一员。潘雷毕业后分配到岭南美术出版社,十多年间一直从事编辑

出版工作,其中直接参与了当年红极一时的《乐叔与虾仔》《画廊》等著名刊物的创刊工作。同时坚持大量油画、雕塑、连环画等美术创作。期间先后以合作或独立创作方式完成了广州中国大酒店巨型外墙鎏金壁画《丝路》、虎门《较量》等作品,与父亲潘鹤合作亚运会标志雕塑《启航》。潘雷运用计算机三维技术反哺传统的油画和雕塑创作,人机一体进行构思创作,使其作品独树一帜。

潘雷谈父亲: 在我16岁高中毕业那年,父母亲送我到当知青上山下乡的农村。面对着残破不全的安身茅舍,我当着父母亲的面接过当地农民递过来的一根烟,这是我第一次在父母亲面前抽烟。父亲的眼里闪过一丝嗔怪的眼神,但并没有责怪和循循引导的意思。瞬间我明白了,在他的眼里我已是一个男人,以后的世界只能自己闯,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掌握。感谢父亲的那个眼神。

潘奋——潘鹤三儿子

20世纪60年代生于广州。中国建设部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1987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同年参与组建广东青年雕塑学会,在学期期间由学院委派到华南理工大学修读建筑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目前担任广州“潘鹤雕塑艺术园”艺术总监及全面负责“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的筹建和经营管理工作。同时协助潘鹤教授个人事务。从艺25年创作城市雕塑作品近60件,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受广州美术学院委托,全权负责广州美术学院潘鹤雕塑园暨艺术馆的运营与管理。2010年受聘为泰国曼谷画院荣誉副院长。2014年受聘为高雄台湾画院院士。

潘奋谈父亲: 记得当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时,我曾尝试问父亲我是否应考美院,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强调艺术的追求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与是否读大学没有多少关系。早年的我其实



并不理解父亲的用意，总觉得他对待我们兄弟三人很“冷漠”，对我们的前途不闻不问，逼着我们各自谋生，但正是这种引导使得我学会了在无助之中求生存，学会了自食其力，不随便依附于别人。我非常喜欢父亲的一句座右铭：得意需淡然，失意需泰然。仅此已受用终身！

潘泓彰——潘鹤孙子、潘放儿子

1987年生于广州。2006年毕业于广州市美术中学，201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建筑学专业，2014年创立CAL建筑设计事务所。2008年参加广东岭南艺术馆“与雕塑同行”作品展，2009年参加广州美术学院“基础教育十年”优秀作品展，2011年获深圳城市设计“保障房设计竞赛”佳作奖，2013年获广州美术学院2013届本科毕业创作最佳优秀奖、第十一届中国环境设计学年奖铜奖，并受邀参加“千里之行”优秀作品展、西班牙面包厂改造竞赛、广州日报“潘家三代人的雕塑人生”采访。2014年受邀参与广州电视台访谈节目《晚安广州》。

潘泓彰谈爷爷和艺术：爷爷在家里只有说没有教，很多东西只能自己领悟。有一天，我跑到爷爷的雕塑工作室去玩，随手拿起一块泥巴做了个雕塑，爷爷回来后看到这件泥稿问：谁做的？后来爷爷知道是我做的，还表扬我做得不错。我也是在自己的选择下就读建筑学。因为我对爷爷的雕塑作品感受比较深，所以在毕业创作中选择

设计潘鹤雕塑博物馆。通过毕业创作，我终于体验到爷爷所说的“为艺术而牺牲”的感觉。真正的艺术要避免简单地向观众提供感官愉悦，我会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祖孙三代希望重振艺术与建筑精神融汇的实践。

潘曦——潘鹤孙女、潘奋女儿

1993年生于广州，2015年毕业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视觉媒体设计专业。潘曦从小受家庭影响酷爱美术，尤其对色彩表达非常敏感，同时也喜欢文学和短文写作。在父亲的引导下先后游历十几个国家，16岁开始了6年的留学生涯，并选择了媒体设计作为自己的专业，同时计划继续修读有关艺术管理和经营方面的研究生课程。希望将来能协助父亲运营爷爷的“潘鹤雕塑园和艺术馆”，为爷爷潘鹤的艺术走向世界做努力。

潘曦谈爷爷：儿时的我，对爷爷只有三个印象，他是一个很搞笑的“百爷公”（老头），他“恶”（凶）起来很吓人，还有，他好像非常有名。我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爷爷对我的直接影响。刚毕业的时候我特别迷茫，我问爷爷，“你觉得人应该有梦想吗？”爷爷回答：“人要有梦想才有追求，不然就等于食到极都只得一碗饭，搵（挣）到极都只得一笔钱，没有意义的。”越长大越发现，爷爷除了令人钦佩的社会成就之外，最可贵的，是他对艺术的追求与热情，对理想的坚定与毅力，对人生的坦然与淡定……

潘鹤少年日记（节选）

1942年(16岁)

1942年1月18日

打碎了第一次认为要珍藏百年的塑像，来补充今日第二个自塑像的粘土。现在开始展开我的新倾向！快乐吧，天生我才必有用，父亲见了我，说我伤神；母亲见了我，说我小孩；若世人见了我，也要说我无聊呵。这一切我都不屑，只要能满足我的热情！我用酸痛的手捏着这粘土，我的血在腾沸呵，我几乎变成了壮夫，他人说寒我却浑然不觉，我只热心地捏着粘土，来造我死后的纪念像。

1942年2月28日

孔世伯带黄少强先生来找我爸爸，叫我到客厅见他。孔世伯说黄少强看到我为孔世伯造的泥像后，不信是小孩造的，不信佛山会有这样的人，因此带他来看看。爸爸叫我带他看我的作品，包括油画泥像，他大加赞赏，要收我做学生。

1942年3月10日

雕塑呢还是绘画，我周旋于两者之间，有时拿了画笔想绘画，但塑像欲又顿然勃起，便抛开画笔，弄弄粘土。自己的塑像技术有点使人不敢相信，自己也不敢相信呀。

1943年(17岁)

1943年1月19日

我没有执油画笔很久了，自从塑像后我把它一搁搁置了大半年，我对自己一日了解过一日，我

的才能是在雕塑上。虽然很多人说我的洋画浑然出于天分，然而稍一回顾：自己嗜好油画已两年多了，但仅真正地创作了四幅油画，其他的都是一些人体速写或铅笔素描等。我感觉自己在洋画方面有称心的创作较难，然而在塑像方面，仅有十个月的历史便创作了几十件作品，只有三件是模仿罗丹及其他的，而且通通都是满意的，又怎能叫我不去信任我兴之所至的成功之才能呢？

1943年1月21日

父亲的巨像已经完功并坐在我的画室中，我用大张的白床布盖起来，活像一个巨人的爸爸很泰然地坐着，与李金发的放在观音山上的伍庭芳铜像又有什么分别呢？什么人见了也惊叹我的才能呀！是的，值得人惊叹的，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便居然塑起一个巨大的父亲！一个世伯看着说。我只听闻爸爸会生孩子，而未见过孩子会生爸爸的，你便是会生爸爸的人了。我不禁大笑！爸爸即赋诗一首：“人语你似我，我语似什么。你由我儿造，我儿由我来，脱却臭皮囊，有你没有我。再历风与霜，你我不在。世事本如斯，大都如是过。”这个像塑完了，我正蹒跚开始塑哪个呢！朋友的相片放在我的抽屉里已经有几个月了，然而我没有心机给他们塑。还是先替亚婉塑一个小的吧，她新年便要来了。真奇怪，不需一个钟头我已塑完，不特肖似但很有情趣，这是最称心的一个小像了，又怎能叫我不去信任我自己的将来呢？